

統一的路

胡適

這一期的本刊付印之日，正是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的第一天，也是日本政府發表對李頓報告的意見書全文的第二天。這次國聯行政院會議對中日事件如何處理，有何結果，我們此時還不能有可靠的推論。日本政府的意見書，我們沒有看見全文，只見了一篇短的摘要，但可以從這摘要上推知那是一篇很蠻橫無理的對世界公論的挑戰書。我們在沒有看見全文之前，儘可以不理會他。世界上雖然也有為日本辯護的議論，然而在大體上我們可以相信這一篇文章是不會變更世界譴責日本的公論的。

只有一點，在這個時期似乎值得我們的討論。日本此次發表的意見書好像特別注重「中國不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和「中國自民國以來迄今日係近於無政府的狀態」那兩句舊話。對於這種論調，李頓報告書（頁十七，外語譯本頁二二）已替我們提出這樣的答覆了：

中國過渡時代的景况——那不能避免的政治，社會，文化，道德的紊亂——雖然是很可以使她的缺少

，然而中國儘管有種種的困難，阻礙和失敗，却也做到了不少的進步。在這一火爭執之中，常常有人發議論，說中國「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或者說她「陷於完全紛亂和駭人聽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並且說，中國的現狀應使她失去國聯會員國的資格，不得繼續享受國聯盟約裡的保護條文的保障。

在這一點上，我們何妨回頭想想，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與會的列強所持的態度完全不是這樣的。然而，在那時候，中國有兩個完全分離的政府，一在北京，一在廣州；國內又有大幫匪亂，內地的交通時常受障害；而漫及全國的內戰當時正在準備中。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華府會議選正在開會時，內戰的通牒竟送達中央政府；戰事的結果，中央政府於五月間被推翻；後來北京成立了新政府，張作霖上將在七月間竟宣告東三省獨立。當時中國至少有三個號稱獨立的政府，其他實際上自主的省分

還不算明。

現在雖然在有些省分內中央政府之權力還是薄弱的，究竟還沒有公然否認中央政權的；若中央政府能這樣繼續存在，各省行政，軍隊與財政，都可望逐漸變成「國家」的一性質。去年九月間國聯大會所以選舉中國入行政院，上述的幾點當然是其原因之一。

李頓報告書答辯此點，用華府會議時代的中國政治狀態來作比較，說，當日與會的列強（日本在內）並不會因中國有內亂而否認中國的國家資格；又說，中國今日的政治狀況比一九二二（民十一年）好的多了，所以一九三一年九月有被選入國聯行政院的資格。其實日本人攻擊中國不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論調，是去年九月以後才起來的，起初不過是一兩個阿世的法政學者倡出此說；十月中上海開太平洋國際學會，有一個日本代表提起此說，引起中國代表的責難，後來這位日本會員還當眾道歉，說他不過是引証一位英國法理學家的理論，他自己並不信此說！但日本的軍閥認此說為可以利用，在這一年之中，此種論調就屢次見於日本政府的公牘及宣言之中，成為日本侵略政策的唯一辯護理由了！我們看這種論調在這一年中驟然變

時髦的歷史，可以明瞭日本軍閥政客的行為真是藥死了人然後補開脈案，絞死了人然後搜求證據！

話雖如此，我們自己却不可不反省。我們不應該引李頓報告書中答辯日本人的話來替自己解嘲；我們不應該自安於這個過渡時期不可避免的紊亂狀態之中。我們明知這敵人詆毀我們的話是一種藉口，但我們應該努力不再給敵人可以有藉口的材料。我們固然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組織的國家，但我們的政治組織確有應該努力改進的必要。我們看此次山東內戰的發生與處分，我們看此次四川內戰的擴大，這都應該使我們低下頭來感覺莫大的恥辱，感覺我們真不敢抬頭的羞恥。我們應該承認自己太不努力，太不長進，所以過渡過了二十年還不會渡過這些不能避免的紊亂。

眼前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了。我們希望，在那個大會的席上，負有政治責任的諸公，應該把一切對人對黨派的小問題都暫時擱起，打起精神來想想中國當前的唯一大問題，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怎樣組織一個可以擔負救國大責任的統一政府？日本軍閥政客詆毀中國不統一，無組織，無政府的議論，別人可以不保，負有政治責任的國民黨諸公却不可不讀，不可不銘刻在心上。

如果這樣空前的國恥與國難還不能驚醒我們的迷夢，如果敵人這樣的公然嘲罵還不能督促我們努力做到統一國家的目標，那麼，這個民族真不配自立於天地之間了！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先生在中央黨部紀念週的會。

場上有一篇演說，提出「用何方法達到統一的目的」的問題。他提出了三項辦法：

第一，能够統一的各省，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應替他們解決困難，極力整頓，建樹起近代政治的榜樣來。

第二，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上不完全一致的各省，應該詳密考察他們的政治；其中有一部分較好的，應該打算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均權來求共治；但是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共赴國難的目的。

第三，民眾組織起來，如國民參政會以及各省各縣的民意機關。因為必須民主政治扶植起來，各省割據的局面纔能根本推翻。

這三項辦法，其實是一個辦法的三個步驟。我們認為這是國民黨的領袖人物第一次公然承認一個不必完全求一致的統一方案，這是值得全國關心政治的人的注意的。近年來談統一者的大病就在於妄想全國一色的統一，而不肯

虛心承認事實上的不能一致。因為夢想一致，所以一面要用武力去統一，一面對於鞭長莫及的省分又只求名義上的「易轍」，而不復計畫逐漸「國家化」的步驟。汪精衛先生這篇演說的精采地方在於老實承認一個不一致的統一國家，把全國分作兩個大門類，一是「能够統一」的直轄省分，一是「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不一致的」遠道省分。前者譬如德意志的普魯士，是必須努力整頓成一個近代政治的榜樣的。後者他又分作兩小類，一類是政治較像樣的，應該「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均權來求共治」。一類是政治落後的，應該至少也要能共赴國難。

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汪先生的計畫在實際上就是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若有人嫌「邦」字刺眼，不妨說是一個聯省的統一國家。其實這是一個文字上的爭執，不成實際上的問題。如羅文幹先生在他的「獄中人語」裏曾有反對聯邦論的話：

北美：各邦或人種不同，或宗教不同，或言語不同，法律不同，風俗不同。簡言之，大抵皆先有邦而後有國。我則何如乎？我則先有國而後有省、人種、宗教、法律、言語也文化，無不同。彼由邦而必使成國，今我已成國而再強分為邦，予期期以為不可

也。然而他在同書裏又說：

省之組織，亦宜予以多少之權，自定制。二十二行省，情狀貧富不同，地勢及人才互異，若強爲一律，詳細規定，事實不能。

其實新疆與廣東福建的不同，何止美國羅得島與烏爾芒（Rhode Island and Vermont）的不同？美國最初之十三州何嘗有人種言語風俗等不同呢？（法律有小差異。）羅先生也承認各省「貧富不同，地勢及人才互異」，所以也主張各省應有多少「自定制」之權。我所謂「邦」，

也不過如此而已。至於「已成國而再強分爲邦」之說，事實上也不然。今日之大患正因爲五六十年來，離心力超過於向心力，分崩之勢遠過於統一之勢，二十二省無一省不曾宣告過「獨立」，今日雖有名義上的服從中央，事實上各省自主的程度遠過於美國與德國的各邦；軍隊是獨立的，是可以自由開戰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區軍人派的，稅收是各地自爲政的，貨物過省境是須抽重稅的，甚至於邊防區也須抽重稅的；省久已成爲邦，所以有「由邦再組成國」的需要了。（但我已說過，邦與省只是文字之爭，我決不願固執。）

言歸正傳。汪先生提出的「以均權來求共治」一句話

，最可以表示他心裏雖有聯省式的統一的意義。均權的意義應該是把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明白訂定；或中央列舉權限，而其餘權限都歸各省依各省的情形自行訂定；或明訂地方權限，而其餘權限統歸中央。依現在國內的情形，似應該採用中央列舉權限而以餘權歸地方的方式。汪先生所謂「以建設來求統一」一句話的意思不很明瞭；依我的揣度，他的意是要用鐵路，電綫，無線電，航空等等交通上的建設來連貫那較遠的省分，使他們逐漸和那中央直轄的區域打成一片。

最後，汪先生的第三項辦法，「扶植民主政治來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據局面」，我們也認爲很重要。現在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在各地割據的局面之上絕沒有一個代表全國或全省人民的機關，所以割據分裂的趨勢終無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據防區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機關，在各省割據區域之上建立全國民意機關。只有國會和省議會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超越一切割據的區域，造成一個統一國家的最高統治權的基礎。也只有這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領導民衆在法律的軌道內逐漸造成制裁割據軍閥的勢力。（關於民意機關的問題，將來另有討論。）

所以汪精衛先生的三項辦法，可以歸納成幾個原則：

的所在。近年來，雖然經過了相當的裁減合併，但除了城外的清華大學外，城內還有北京、北平及北平師範三個國立大學。這在教育不發達和教育經費常鬧匱乏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奇異的現象。記得一年前國聯派來教育調查團在北平調查的時候，他們對於這個現象，曾經表示懷疑。最近我同新由德國來平的某教授談到大學問題，他也說在德國沒有一個城裏有三四個國立大學的辦法。也許因為我們大學的程度幼稚，三四個大學，敵不上他們一個的質和量；然唯其如是，愈不能不有斟酌損益，使全個的組織近於合理化的必要。因此在這個改革教育的呼聲裏，這個碩果僅存的師範大學，時時感覺岌岌不能自存的危險。

除了這兩點之外，最主要的自然還是那根本問題，那便是，師範教育的本身，是否必須要一個特殊的大學來實施與進行。換一句話，現今師範大學所施行的訓練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學來代替。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師範大學的三十八教授聯名具呈教育部，力爭變更師範大學制，即根據此點，陳述五大理由。他們說：（一）中學師資，非受師大之專業訓練，不能勝任也；（二）教師之教師，尤非受師大之專業訓練，不能勝任也；（三）師大之課程，與普通大學之程度相當而性質全異也；（四）師大之環

境，又與普通大學之環境不同，不能以大學之教育學系代稱之也；（五）師範年限亦應延長，不能縮短，大學畢業而僅受一年或二年之師範訓練，定感不足也。（見本月十日北平各報）這些話，說來似乎都有相當理由，但細按之，沒有一個理由可以說是十分確定不易，因其所謂「專業」，所謂「性質」，「環境」，皆不免失之於籠統，不容易得一個明確的觀念的原故。

我們以為要討論這個問題，應從師範教育的內容入手。所謂師範教育的內容，依我們想來，應該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智識的本身，如外國語，國文，算學，物理化學等等，這是所以為教的。二是技術的訓練，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種教材的選擇運用等等，這是所以行教的。三是教育學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等，這是教授法，教材選擇等等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成為少數學者的專業，普通做教師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當的了解，但不能作為一種普通的訓練。要是我們這個分析，還不十分錯誤的話，我們可以看看，甚麼是普通大學所能做的，甚麼不是普通大學所能做的。

第一，智識的本身。我們實在看不出普通大學的物理，化學，或英文，算術，和師範大學的物理，化學，英

文，算術，有甚要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地方。要說普通大學務「博」而師範大學務「專」嗎？我不曉得所謂「專」的意義是怎麼樣。若所謂「專」是指單簡而言，這是一個規模的問題，普通大學的「博」正不害於師範大學的「專」。

若所謂「專」是指高深而言，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但師範大學要「專」，普通大學也必須要「專」。所以拿「專」與「博」來分師範和普通大學的課程性質，是不對的。

我們以為目下國內大學的大病，正在沒有做到「專」的一個字。我此處所謂「專」自然是指高深的「專」，而非指那單簡的「專」。高深的「專」，我們要假定他對於基本的功課，有澈底的了解與確實的訓練。對於專門的功課，曾做過廣博的探討與獨立的研究。這與所謂「課程的統系化，常識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淺出」，根本有點不同。我們以為一種學問，無論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頭，方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如單靠了口耳分寸，展轉傳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發生信仰。拿任何一種科學為例，必須自己作過一點獨立的研究，然後對於科學的原理和精神，有一個深切的了解，教起書來，自然頭頭是道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在文學一方面，亦莫不然。除非自己能讀能做，是不易得到學

生的信仰，指導學生的途徑的。所以我們以為目下大學的教育，既然是向專的方向走，那末，他們對於智識本身的目的，可以說是一致的，更不必有甚要普通大學師範大學的分別。

第二，技術的訓練。技術的訓練，自然要有特殊的環境，不過環境還應該加以分析。我們以為一個學校所能給與學生最大的環境影響，莫過先生的學問與人格，其餘的都可以說是次要。就師範教育說，一個善於教學的先生，他自己教學的方法，就是一個活的榜樣。從他受教的人，當然在不知不覺中，得到許多好的教授方法，這豈不比讀幾本教授法的書強得多嗎？又如要養成學生讀書用功的習慣，必須有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先生。所以我們以為若是教學技術的養成，有待於環境的影響，那末，先生的良否，實為造成環境的最大關鍵。說到此處，我們又覺得這個問題，不是普通大學或師範大學的分別問題，而是某大學的教授是否良好的問題。除此之外，所謂環境問題，大概尚有實驗學校的一件事。可是據我們所知，凡從前高師或現今師大所辦的附屬實驗學校，不到幾年，都漸漸地宣告獨立。研究教育的先生們，既然無法過問，學生們要去實習，簡直同到外面不相干的學校一樣的不受歡迎。所以有

的附屬學校，儘管辦的成績甚好，但與其稱之為實驗學校，不如稱之為模範學校之為確切。無論如何，他對於教學技術的養成，是不發生多大影響的。

第三，教育學的研究。從人性發展的方面說，從社會影響的方面說，教育學都有蔚成專科的可能，所以我們對於教育的科學的研究，認為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不過就人性研究說，教育學只是心理學的一種應用；就社會的關係說，教育學又是社會學的一個旁支。在合理的編制上，當然須與純粹心理學及普通社會學合在一起，最能得到研究上的便利。可是我們所不明白的，有的大學竟把心理學分成兩組，在理學院有純粹的心理學，在教育學院有教育的心理學。這不但是重床疊架，於經費上很不經濟，恐怕於研究上也很不便利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若是不願聽其自然，則應裁併教育心理學以就純粹的心理學，不應裁併純粹心理學以就教育心理學，當然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即小喻大，教育學在普通大學中研究，不比在師範大學中研究吃虧，似乎是可以斷言的。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方面看來，我們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那便是，凡現今師範大學所施行的訓練與研究，無不可拿普通大學來代替。自然，我們所謂拿普通大學來代替

，並不是說普通大學的功課，即等於師範大學的功課，而要經過相當的斟酌損益，方能適合於師範教育。不過，以現在國內較好的普通大學，和現在唯一的師範大學相提并論，而說師範大學所能授的功課，所能給的訓練，普通大學不能授，不能給，設非別有成見，恐無人下此定論。即就延長師範教育的年限而論，與其行之於師範大學，不如行之於普通大學。因為在原則上，師範教育，既可以在普通大學中進行，則其教育的效率，當然須以其設備程度的高下為標準。設備好，程度高的，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反之，則徒勞而無功，這也是事實的顯而易見的。

末了，還有一層，我們希望大家注意的，便是所謂歷史的觀念。旭生先生在他的「教育罪言」中說的好：「這樣不合理的事項，如果有所改正裁併，那就要羣起大鬧，說我們學校有特別的歷史。……殊不知……歷史就是現實的自身，牠本身就是不完備的，惡的。無論怎樣好的組織制度，如果貪戀着牠，牠一定要漸漸的變成一文不值的空殼子，以至於社會進化的障礙。」這個話是完全對的。我們看見近來一班中學程度的退化（這是近年大學入學試驗所指示的）和小學教法的不好（這是我們一般有小孩子的人所同感的），不能不對於這些教師，及教師的教師的

訓練起了疑惑。我們以爲師範教育確有太大的改革整頓的

必要。我們上面所說的，都是就原則上立論，至於實際改

革，應該如何着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二十一，十一，二十一。

鄉居雜記

(一)

董時進

我素來認爲要知道鄉村的秘密，和農民的隱情，惟有一到鄉下去居住，並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鄉本土去居住。携着表格到鄉下去從事調查，祇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確的答案。我因爲要明瞭鄉間的情形起見，早想回到我鄉下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鄉村調查，祇是去居住，希望藉居住，自然而然的認識鄉下。今年暑假，我果真回到四川我的老家所在，並且幼時曾經居住過好些年份的鄉間，去居住了一月。在這一月之內，無意之中得悉了鄉間許多情形，聽見了不少的故事，並且因此引起了一些感想，現在拉雜寫出來，供獻給留心農村問題的人們。

我們還未到鄉下，就感到一件麻煩，這便是用錢的事。從湖北宜昌起，幣制就受川省的支配。宜昌用的銅元是當五十的，每銀元一吊，要換錢七吊（每千文爲一吊）我帶一個當二十的銅元給叫花子，他還不肯收，他要當五十

的，因爲那才是錢的單位。溯江而上到萬縣，用的是當一百的銅元，洋錢每塊換六吊七八百。我們由萬縣起坡，走到萬縣和梁山交界的地方，就開始用當二百的銅元，斬成兩塊就各當一百，斬成四塊各當五十，每洋一元約換二十吊上下。我說二十吊上下，因爲錢價變動極快。在我們到梁山縣城的三四日以前，洋元曾經換到二十七吊，但是我們到該處的一天，就只換十七吊，並且以白銅元爲限，黃銅元兩枚作一枚。由梁山往西便是墊江，即我們的目的地。但是還不等走出梁山的境界，洋價便是二十四五吊，黃白銅元一樣通用。一天的路程，銀價和幣制要改變好幾回。一直等到我到了家鄉，纔將洋價的變遷打聽清楚。據說，前數月銀元約換十七八吊，端節後不幾日漲至二十一二吊，後來有一天當日由二十一二吊漲至二十四吊，午後即有人拒絕使用新二百黃銅元。原來四川當二百銅元，第一有大小之分，大的係白銅製，比洋錢還稍大些，小的與北

平常二十銅元一般大。在多數地方，大銅元已將絕跡，市上通用者均係小的。小銅元之中，再分黃白二種。黃之中又分新舊，新的比舊的稍小，據說是隣近某縣新製，連日運到很多，所以價格大跌。製版銅元是四川軍閥發財的一個法子，他們收買破銅爛鐵，隨時製造。所製的銅元，是一塊形狀不整，字跡不清的破圓板。銅元的價雖賤，然而總比破銅的價高得多，所以製銅元是很賺錢的。等到市上充斥，銅元價暴跌，或被拒絕使用時，已經早到了老百姓的手上，這是老百姓被剝削的一個方法。

洋價由上面所說的二十四吊，到下一場，（即一集市日，每三日一次，例如初一，初四，初七）便漲至二十七吊。（此時我已到鄉下）並且凡是黃銅元，不拘新舊，都被拒絕使用。後來由官廳出示，規定黃銅元換二十六吊，白銅元十六吊；但是花用時，黃銅元實際又是二作一。從那天起，黃白的價錢，紊亂非常，一日數變，忽而二作一，忽而十作八，忽而又二作一。甚至於同時同地，甲用是二作一，乙用又是十作八。反正吃虧的總是老百姓，估便宜的總是也有人。試為一般作小買賣下苦力的着想，則拿到的錢，馬上就大跌價，甚至於用不出去，是何等苦惱。當這幾天，官廳似管非管，所以洋價的變動，格外的大。

獨立評論 第二十八號 鄉居雜記

後來才正式的規定，黃銅元一律十作八。當時在隣後的梁山，已經早是二作一，但是人民還是服從，可見人民之馴。不過大家都知道這局面不會久，所以凡是拿到黃銅元的，都趕快把他用去。當時也就有一種傳說，說是官廳之所以規定十作八，是因為城內各機關，還有許多黃銅元未用出去，等到他們花出去之後，就會二作一。那時我聽見殊不肯信，但是過了一星期之後，果然改為二作一了。

當二百銅元的使用，各地也不同，單說我們的附近各縣，有黃銅元通用，而白銅元須打八折的。（據說黃銅元是該地製的，白銅元是外來的，所以被排擠。）又有只用老大二百，而新的不拘黃白一概不用的。

四川的苛捐雜稅，是全國最著名的。吾鄉農民出款，大約可分為二種，一即糧稅，二即煙款。還有隨時勒派的指名捐，以及各種特別捐，因其係臨時性質，姑且不說。

本鄉的田地，據說是康熙時丈量的，以水田五十方丈作收穀一石論。每石田納糧一升，原先納穀，後來改為納銀，每年臨時照市價合銀，隨後規定，每穀一石，改作糧銀一兩。到光緒二十年左右，每兩糧實納銀約五六兩，後來因川漢鐵路募股，加派五六兩，至今未取消，現時每兩

糧實納正稅約十七元半，加上附稅，每兩約五十元（附稅在鄰縣有更多的）。正稅每年繳納次數不定，近幾年每年約四五回，現列已繳至民國四十年。按本地穀價，歉收時每石可達十元以上，豐收時每石祇值三四元，今年豐收，頃聞祇值三元半。百石穀可值三百五十元，若上五次正糧，即須納八十餘元，加上附稅約百二十元，逾總值三分之一，其他特別捐款不計。（例如本年即有所謂救國捐者，全縣須出七萬餘元。）收百石穀的，本算富翁，但是生活還不易維持。從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何鄉下土地並未減少，而人民都會變窮。這便是由於一，人口增加，土地分散；二，即使土地多，而土地的出息要被人家拿去，不能歸自己。這樣焉得不窮。（在綏定地方，聞每兩糧正附稅約四十元，外派軍費約二百元，他種雜款三四十元，合計約三百元。許多地主，棄田逃走。軍隊中人，即將錢在本地高利放債，每百元每場十日即每隔兩日，取息二三元。）

煙款全縣每年約出十餘萬至二十餘萬。這是專指種煙者出款，運銷稅不在內。（本縣人口約七萬餘戶）但是人民實際所出，總要加倍，所加的，即是中間經手的人，例如保甲，役吏等，中飽了。

煙款分三次徵收，第一次約在頭年九月開始，至十一

月或十二月止。隨着即徵第二期，至陰曆年底為止。第三期自三月起至鴉片收割為止（約在五月）。在第一期徵收時，因種煙面積尚不確定，所以繳納數目，是任意攤派。到第二期方始決定每家應出幾何。派款辦法，名目上是按每家種煙面積分攤，實際上是極不公平的。在一縣之中，各鄉鎮的負擔，輕重已不一律，在一鄉鎮之中，各閭鄰又不同，在一閭鄰之中，各家亦不同。有勢力的，可以多種煙，少出款，愚弱的種煙少，出款還是多。繳款屆期如果未交齊，馬上就會有隊伍派到本村鎮坐索，押着保甲，向未交款的農民催逼，食宿零用一切，全由被押者負擔。那次當我在鄉下的時候，正遇着這回事情。許多鄉下人，真是被壓迫得苦，但是有的怎樣也逼不出錢來，因為他們實在是乾涸的，而且整個地方也是乾涸的。所以即使出高利，到處挪借，也借不到，即使在市場上搜，也搜不出多少錢來。鄉下括錢的殘酷，要使軍事領袖看見，也未必無動於中，不過他們一則看不見，二則是要錢用，沒辦法。他們想增加資財擴充實力的時候，那還顧得到鄉民的呻吟，好似我們吃肉的時候，誰還去想起豬的叫喚。至於直接逼款的下級人員，好比屠夫，他們早已習於殘忍，視酷刑如同玩意。所以要想軍閥不刮地皮，決非哭泣請願所能辦到。

的，必須有一種使他們不能刮的力量出來才成。

農家所出煙款的數目，就本年說，平均收百兩煙的，約出七八元。煙價本年在鄉下收穫時只二角零，出款約當煙價三分之一。煙價高時，出款的比例較少。但種煙的花費，非常之大，除去煙款，很少賺頭，所剩的不過一家人勞力的一點兒報酬，有時連這一點兒報酬也拿不到，那就簡直是替人家白作了。

和煙款一類的，還有一種癮民捐，每月抽三千餘元。這項捐顧名思義，當然是吸大煙的人才出，然而實際上是大家公攤，吸煙與否，毫無分別。這正可以代表四川抽款的辦法，名目是名目，實際是實際；實際即是要錢，用什麼名目，誰出錢，或出多少，都是可以隨便定的。

正是在鄉下的時候，聽說本縣又奉到命令，要籌軍費三十萬，半年以內繳足，人民都在那裏呻吟恐懼，正預備派人去請願。

煙款固然弄窮了許多人，但是同時也有不少人因此發財。凡是經手的人，沒有不從中剝削幾文的。官廳差員固不用說，地方上的區長，鎮長，團長，鄉長，都是肥缺。一個窮光蛋，當了幾天公事，就會闊綽起來，並且可以買田地，一下台又會不得過活。這是極普通的現象。這般當

公事的人，並不全是地痞土棍，（比較重要的差使，多半是這類人，好人不肯，也不敢出頭。）也有許多是真正的農民。但是他們一樣的會剝削人。鄉下的好人實在太少，大概不剝削人的，就是被人剝削的。祇要有剝削人的能力和機會，他們決不會客氣。

他們剝削人的辦法是很拙笨，很簡單的。比如某一閭（百家人）派款百元，團長可以向各家收到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何以人民許他收那樣多呢？簡單一句話，人民便不知他共收了多少，也不問是多少。他向不報帳，一切不公開。反正可以說話的人叫他少出，他自然不會說話，馴愚的不拘叫他出多少，他也是不會說話的。鄉下的黑暗，鄉下人的愚蠢，真令人想不到的。在我動身之前，附近有一鄰，——十家人——原派款二十七元，被鄉長徵收至五十元，因手段太笨，被人攻出（這是很少的）。但處罰辦法，不過將多收的款，交出請區長鎮長等吃酒席。官廳除徵種煙稅及吸煙稅而外，運銷稅尤重。例如涪州鄆都產上等煙，在本年七八月在本地每担值四百餘元，過萬縣上稅即須四百餘元，到宜昌上稅六百九十元，到漢口上稅一百四十元。宜漢等處均有中央所設之特稅局，局長為全國最肥之缺，每任至多不過半年。鴉片由宜運漢

，係由特稅局派輪包辦，輪上有兵隊機槍保護，不慮危險。

政府對於鴉片的貿易，既然這樣的維護，還說什麼禁煙！煙之難禁，局外人真不容易領略，比如不吸煙的人，天天喊吸煙的人戒煙，他那裏知道戒起來的困難。種煙的農人，販煙的商人，抽煙稅的政府，都好比吸煙的人，是上了癮的。單就農民說，種煙嗎，因欺太重，煙價也不很高，固是不種嗎，更是不種了。因為種了煙，到底有些指望，比較的還可以活動。借錢去繳款，買肥料，或除米糧，都還能辦到。收煙之後，或者能勉強歸還，不過不容易有錢剩罷了。假使錢不夠還帳，重新挪借，或許也可以通融。總之，地方上的金錢，有了煙比較的還可以流通。要一禁革，小農民就只有幾斗雜糧可收，拿去幹什麼呢。那末鄉間金融馬上就會停滯，各種困難都會發生。正好比有癮的人，忽然一下斷了煙，各種毛病都會出現。

關中見聞紀要(上)

吉雲

從前讀古書的時候，因為受了「關中天府之國，沃野千里」一類話的影響，腦裏裏總以為關中非常富饒，非常

。至於政府方面，原是靠鴉片為一最大宗之財源，在此財源萬分困難，無源不開之時，若要去堵塞這財源，何異叫政府立時破產，政府那裏肯呢？所以我們相信，中央政府儘管天天說禁煙，不過是為敷衍人民，一定不是誠意的。即使中央有此誠意，然而拿到產煙地方，也是決行不通的。近來各地煙價跌落，煙款又太重，許多地方的農民確不願再種，結果鴉片的栽培，大致可以減少。因此便有人以為軍閥們所標榜的寓禁於徵的話，真要實現，其實這最多祇能救治鴉片的生產過剩，即使不甚適於種鴉片的地方減少栽培，結果是促煙價上漲，維持其他地方的繼續栽培。有效的禁煙方法，必須嚴禁販運與吸用。大開公賣之門，而喊禁煙，那是騙人的。同時在鄉下必須尋覓並推廣利益優厚，可以代替罌粟之作物，要農民將煙田改種雜糧，也是很困難的。

富庶。近十年來看報紙，時時見到許多軍閥，土匪，在那裏打進打出，旱，蝗，瘟疫，繼續不斷，死起人來總是成

千萬萬，又叫我覺得關中比各處還壞，是人間地獄！古書同報紙正成反比例。但是關中實在情形，我沒有親眼見過，所以心中疑問，總不能解決。近來隨海鐵路通到潼關，旅行關中，不比從前那樣困難了。加之去年，連都到洛陽，把西安也做上一個「陪都」，以備「不時之需」。於是乎冷淡了將千年的漢唐東西都，忽然也時髦起來了！今年夏天，隨海路局同陝西省政府，又發起西北實業考察團，西北的問題更被全國注意了。我因為有點職務，夏天也會到關中走了兩個多月，所見所聞，雖然不能完全解決我一向的疑問，但是至少使牠消失一大半。現在我把牠簡略寫在下面，讓同我從前一樣懷疑的人參考參考。

(一) 地土

我走的路線，是舊關中道沿渭河南岸的二十多縣，就是所謂「渭河平原」。東自潼關起，西到寶雞止，東西長約六百里，南北寬約百二十里，南界秦嶺山脈，北頂黃土高原，拔海高度，約自七百至一千公尺，除渭河南北許多黃土坡外，地勢平坦，大的河流，有涇，渭，洛，灃，潼，澇，灃，瀋，瀆八水，所謂「關中八川」，涇，渭，洛三河源流四季少斷，其餘五川早就淤涸了。河床極淺，砂礫平鋪，從兩岸耕地到河底的距離，深處不過幾尺。一到夏秋

兩期，山洪暴發的時候，四邊汪洋，洪流大川，一過此期，乾涸如常。就是涇，渭，洛三河的上流，在水淺時期過河，既無需用船，更無需用鞋，關中河流淤淺，由此可見。

本區土壤比較簡單，大致可分做四類，牠的分布同地形有密切關係。距河較遠，位置較高的地方，總是原生黃土。距河稍近，位置稍低的地方，大概是次生黃土，或壤砂質的舊沖積土。河的兩邊低地，是新沖積土，牠的質地大都為壤砂或純砂。此外緊靠南山一帶，有點紅色粘質壤土。就面積說，原生黃土約占十分之六七，其餘三種土類約占十之四三。就肥力論，原生黃土也比較強些。不過沖積土地勢低下，便於灌溉。加上關中連年大旱，弄得「原上」九料荒歉，「原下」每熟豐收。目前「原下」這種優勢，不是土壤比「原上」好，是占地利。各類的土，總帶有鹼性，潼關朝邑大荔一帶的土，更含不少的鹽質。黃土裏含的棕色腐植質很豐富，石灰質也很多，因為幾千年的耕種，熟土厚度總在六十公分以上。照牠的理化性質判斷，所謂「厥土為黃壤，厥田為上上」的話，似乎不十分欺人。

(二) 農產

關中的重要農品，除「特產」鴉片外，要算小麥，棉花，玉米三項。小麥，玉米是那裏的主要口糧。棉花是出口貨大宗。小麥止有很小面積靠河邊的沙土同黑油土不長。黃壤土裏種小麥，產量既豐，質地也好。棉花玉米不論高低地都長。黑油土裡種玉米，比別的土更好。新墾的灘地種棉花最適宜。從潼關到寶雞，沒有一處不種棉花。出產頂豐富的區域，還算潼關至咸陽渭北的一段。二華，豈，鄂地勢較低的地方，也出大米。產量不多，品質平常。稻田大概依靠泉水灌溉，泉水位置總比稻田高多，只要把水槽做好，泉水會自然流到水田裏來；費力少，收入多，所以水田的價值，在關中也是頂高。其餘如大麥，燕麥，高粱，黑豆，豌豆，蕎麥，粟，黍，芝麻，花生，番薯，煙草以及一切北方農作物，可算應有盡有。花生同薯蓣只產在新沖積地。蔬菜中有白菜，菠菜，韭菜，茄子，黃瓜，豆芽同番椒（辣子）一類的東西。關中的辣子在有菜中占第一把交椅。聽說中國最喜悅吃辣子的地方，要算四川，湖南，陝西三省；上邊兩省我沒有去過，單就陝西說，他們不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愛吃辣子；還有人沒有辣子，簡直不能下嚥；因此他們種得也特別多。乾縣的梨，涇陽的棗，藍屋的西瓜，在水菓中很馳名，柿子到處都有，桃子

，杏子極普通，蘋果也有。鳳翔的燒酒，可比徐州高粱，是關中名產。

（三） 農村

關中的土語，村庄叫做堡子，顧名思義，就知道那裏的村庄，一定有個土牆圍繞住。圍牆的外表，以及牆內的街道，完全同普通縣城一樣，不過規模略小。所以一向也被稱為城，譬如進村子，總說進城，或是進堡子。城牆是黃土打的，城門同城門樓子是磚石砌的。每一個村庄築城的目的，不言而喻，在防禦盜賊。每日天黑，把城門關上，至少別處的小偷夜間不容易光顧；倘若遇到成羣的盜匪，也可以「登陣固守」，不致束手受害，用意本來是很周到。但是我們曉得事實往往同理想相反，十幾年來，關中匪亂不已，我以為鄉村的城牆也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為土匪或散兵起事的時候，總是先佔據一兩個堡子，做他的根據地，有險可恃，然後蔓延滋長。因此城牆越好，堡子越被蹂躪得利害。

關中的房屋，不論城市鄉村，比較軒朗，土牆瓦蓋，裏邊沒有土炕。還有一種特別建築，牠的式樣就是將普通平房從正梁左右分開的一半，這種房子只有三架梁，一邊高，一邊低；高的一邊朝外，開門；低的一邊朝裏，做前

水簷。從遠處看，覺得很高，其實屋內狹窄。上古的人民，穴居野處，不想到二十世紀，我們貴國還有很多的同胞，守着這種「遺風」！關中人民住「黃土窯」本來就不少，加上十幾年來，天災人禍，弄得農村破產，他們的房屋，不是被兵匪打毀，就是因為苛捐同餓餓拆賣了。所以在這裏的住宅，大部分只剩了黃土亂墳，屋頂同木料早就拆光。這亂墳裡的舊主人，不要說得，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還有留下來的，住到那裏去呢？當然是最便宜的「黃土窯」了。所以關中可以掘洞的黃土坡，差不多總變成鴿子窩式的村莊了。這種土窯的式樣，正同帆船蓬子相仿，大約有一丈高，八尺寬，一丈五尺長，弧頂平底，洞裏桌椅等物也是土墩砌成的。聽說講究的「黃土窯」可以分做幾進幾層，這種好的原始建築，可惜我沒有看見過。美國的高樓有七八十層，我們的「黃土窯」也有幾層，可稱東西媲美，不過一個從地面向上，一個向下罷了！

家畜有驢，馬，驢，牛，羊，豬，雞，鴨，貓犬。農家種地，驢，馬，驢，牛，四種兼用。拉大車大都用驢，馬，耕田用牛。馱人同東西用驢。驢價賤，吃草少，男女喜用牠代步，所以特別多。農具同普通北方用的相仿，犁很少，耕地太淺，土中的植物營養，不能完全利用。聽說農

業界已有人注意到這點，想不久可以改良。農民課業很少，興平，郿縣一帶，雖有不少的農家織布，但是大部分的農家，在農閑的時候，無事可做。他們一家數口，終年衣食費用，苛捐雜稅，完全靠田裏的出產。收成好的年頭，省吃減用，還可勉強對付，儲蓄一層，當然談不到，一遇凶年，就難免饑餓。

關中田畝的分配，比較均勻，上千畝的地主很少；平常一個農家，總有幾十畝地，本算有地可耕；但是四五年來大旱不已，雖然有地也不能種。在潛水比較淺的地方（四丈以上）還可以勉強整井灌溉，深的地方，就無辦法了。那裏灌田的井有兩種，一種用人力，一種用畜力。用人力的井，形式同普通水井一樣，每天一個人工作不息，只能澆四五分地。普通每塊地至少要澆五次，即是每畝地要十個工，一個工拿五毛計算，就費五元；另外種子，肥料，人工，畜工以及一切也需五元；總共種一畝地的真本要十元，而每畝地的收入，就拿一担五斗玉米來說，照平常市價，還不及十元，所以所得常不償所失。況且這種用水桶從井底汲水灌地的工作，勞苦萬分，倘若稍許有點辦法，我相信沒有人肯幹！用畜力的井在地勢低的地方纔有，比普通的井大三四倍，井口上邊裝設一個輪盤水車，澆

上牲畜把輪盤在井的周圍循環拖轉，水從井底用木桶轉板上。潛水面高的地方，每井每天可灌三四畝地，比較人力灌溉，已屬進步多多。但是這種井同水車裝置費，要一百六七十元，不是普通一班農民所能辦到。近來陝西建設廳很提倡打「洋井」，但是實現的地方還是很少，聽說這種新式井每天可澆四五十畝地，若能力行推廣，也許是關中農民的一線希望。

關中的風氣還不十分開通，岐山鳳翔一帶，更覺閉塞。年輕的婦女腳小不及三寸，五六歲的女孩子還在繼續纏足。鄉村婦女普通都穿青布衣服，女孩子穿紅的也不少。田裡工作大都由男子擔任，女子專任內務。關中教育很不發達，農村的學校更寥若晨星。近幾年來因經費困難，從前開辦的學校大半停閉。古人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現在關中人民救死猶恐不及，又何來餘力教育子弟！

(四) 城市鎮

關中的市鎮，也同農村一樣，都極蕭條，除省城市面比較可觀，其餘縣城同大鎮全很衰落。城鎮的房屋多倒塌不堪，街道也極穢污。我們每從一個街上經過，看到許多高大的房子倒了，或者離倒的程度不遠。很少看見一次新的建築。各地市鎮總有菜，蔬菜的日子街上雖然比較熱鬧

但是他們交易的東西大概不出食糧，菜蔬，同其餘日用所需，很少有能够影響地方上經濟的買賣。聽說去年鴉片十分收成，煙商雲集，市面還有點起色。今年鴉片收成不好，因而更覺得冷淡。關中市鎮衰落的原因雖多，其最重的要算以下三種：一，近來農村破產，農人沒有購買力，貨物無銷路。二，長久的土匪擾亂，客商既然裹足，當地店舖又多被搶空。三，歷年政府苛捐雜稅，不顧商民血本。這三種原因的成分，有天災，有人禍，兩種比較起來，還是屬人禍的成分多，所以要想復興關中農村同市鎮，應先從去人禍的方面着手！

(五) 宗教

陝西的宗教比較複雜，釋，回，耶三教散布全省。回教人數頗衆。耶教分新舊兩派，凡市鎮同大的村莊，總設有天主堂同福音堂。他們兩派勢力不相上下，總深入民衆。聽說他們的外國教師，竟有人在各地放債，有條約同官廳做他們的護符，當然不愁債戶欠他們的款，因此他們的產業一天大是一天，他們的勢力也一天膨脹是一天。天主教到關中的歷史很早，他們的根據地是高陵縣的通遠坊，傳說那裏的天主堂，在明朝末年已經建立。通遠坊的居民，完全是信天主教的，他們的社會同歐洲中世紀宗教政治

社會一樣，一切都聽他們主教指揮！他們的城牆很堅固，槍械很銳利，所以土匪不敢擾害他們，還有許多怕土匪同軍隊的人，去求他們保護，歸順他們，所以他們那個地方幾乎同租界一樣。

(六) 交通

關中交通情形與北方各省完全相同，陸路交通器具全靠大車。大車分有篷無篷兩種，有篷的稱爲轎車，專用載

搶 親

高上的居民都睡醒了，只有海岸上一家小酒店的紙窗上還閃出燦燦的燈光。

辛大吃的半醺，把酒杯向桌子上一擡道：「三百吊大錢，四疋毛藍布，她媽本來答應了。周三這混賬小子又託人同她爹說，他出三百五，她媽便一口咬定沒有答應過我，硬賴媒婆傳錯了話。看我辛大能讓周三這小子得到手！」

同桌圍坐着十個粗臂大拳的漁子，都代辛大抱不平。一個年紀較大的，抽口旱烟，用生理一理黃硬的鬍子說：「嗨，我們那個時候，十八歲的大姑娘，也不過二十吊

人，無差的專用載貨。大車路非常普通，所以在舊式交通中尚稱便利。渭河下流自武功起，亦可航行帆船，但因水淺，載運不暢。近幾年來，關中所築的公路，不下四五百公里。自潼關至西安，自西安至鳳翔，有定期汽車載運客貨。其餘各路無定期的開駛。路既不平，車也破爛，車價實得太高，要想真能便利客商，應大加改良。(未完)

楊振聲

錢，半疋布。他媽的，我們還嫌貴呢！我家裏那件貨，只用了四疋布，一個大也沒化。現在什麼都貴啦，女人也是價！」他說完在地上磕磕煙袋。這位是黃鬍子李三。

「可不是！孫家的小姐——那個三半嘴——才十五歲，就要四百吊大！」這位很年輕，大概也是碰過釘子的。

「現在的人，都是海蜆養的，沒有骨頭，就讓那些王八蛋下女兒的打槓子！」一個連腮鬍子嚷。

「唉，也得讓他們吃個蒼蠅才行，太他媽的不成話說了！」黃鬍子又裝上一袋煙。

「誰有這個筋氣！」連腮鬍子在激將。

滿屋子沉寂了；只聽到窗外潮打岸石的聲音。

停了一回，黃鬍子李三站起來，走了一週，在大家耳邊低語一番，大家面上立刻顯出緊張。

遠遠的聽到村裏的梆子正打三更，大家出了酒店，外面是漆黑，全村不見燈光，天上陰着也不見一顆星斗，只有幾點漁火，稀稀的在海上明滅。

四更剛起，趙家莊外白楊樹底下忽然出現一片火光。有上千個人左手擎着火把，右手握着木棒，後頭還有一個牽着一匹掛紅的小黑驢。火把如一條長蛇蜿蜒着直奔趙二的門口而來。

來到門前，大家發一聲喊，驚醒了趙家的人口。趙二朦朧中摸了一把魚叉，往外便走。趙二嫂揪住他不放手。他摔開了她，去找梯子，門外又是一陣喊聲。

趙二將梯子破在牆邊，挺身站上牆頭，喝一聲問道：「什麼事？」

門外的人等向後退却一步，推出黃鬍子李三來講話。李三攀起火把，仰頭瞪着趙二道：「看清楚我們有多少人嗎？快把你女兒交出來。」

「我女兒已許了周三。」趙二毅然的說。

辛大向前罵道：「呸，你一女婿二家，貪財圖利。告

訴你說罷，我們一不作，二不休，不快把你女兒交出，我們就「搶親」。」

「女兒是我的，我要給誰就給誰。…」趙二還要往下說，大家一陣喊聲把他打斷了。

黃鬍子叫道：「趙二，這就是你的不是。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不能今天應這個，明天又應那個。我勸你把女兒趕緊的裝扮起來，我們和和氣氣的接過去。不然，我們就搶了走，你也沒法子。」

「搶！搶！搶！」大家一齊吶喊，火把都跳動起來。「住了！」趙二沈吟了一會說。「讓我商量商量他媽再講，」於是他下了牆頭。

此時四隣都已驚醒，大家不敢開門，都爬上牆探頭望，火把的紅光照着他們驚疑的面孔。

趙二又站在牆頭。叫道：「先交出錢同布再說」。

辛大從驢背上解下了一捆錢同四疋布，攀與趙二。趙二龜下腰接了錢物，在火把光中點滑，然後下牆來開了門。大家一擁進了門，在火把光中，看出他們面上的緊張已變為得意。

趙二的女兒小絨剛十六歲。先聽到門外的喊聲，嚇的用被蒙了頭，後來知道她爹拿看魚叉出去，又嚇的發顫。

再後來知道是搶親的，她倒不顧了，只是哭。

她媽替她拭了淚，換上件新衣，又替她抹了一臉厚粉。

媽又扶她上了小驢，一羣火把前擁後護的離開了趙家莊。

、穿過一個樹林子來到辛家。

新娘放在裡間，辛大滿面笑容的出到外間對大家作揖。

道謝，又留大家吃了一回酒。看看天快放亮，大家才漸漸

的散了。

辛大進了房，見新娘在炕角邊靠牆垂頭而睡，淚在粉

面上乾成一條條的交流。

過了三日，小紙臉上也見了笑容。辛大便是這樣的成

了家。

北晨叢書

日美戰爭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臣佐佐木一維著 (每册九角)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達士著 (每册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册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軍少佐石丸藤太郎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島崎忠孝著 (即購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佐馬羅威著 (即購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潤著 (即購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動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 (即購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軍少將馬羅威著 (即購中)

序文 胡適之先生對於報告書之簡評

卷頭語 王坐言

對李頓報告書所載日軍狀況之質疑 徐次筠

我之調查團報告書觀 陳淵泉

我國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應取之態度 周天放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檢討

讀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報告書各章之批評

中國批評

日本批評

國際批評

承 武

龔 武

龔 武

龔 武

龔 武

獨立評論 第二十八號 搶親

外交月報

第四期要目

零傳每册四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册，國內連郵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角，全年十二册，國內三元，國外五元。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科門牌寶光門側外交月報社經理部

